

第十五卷

鈕婆

鄆州司法關某，有傭婦人，姓鈕，年長，謂之「鈕婆」。並有一孫名萬兒，關氏子名封六，年俱五六歲。關氏亦優視萬兒焉，每封六制一新衣，即將故者與萬兒，鈕婆忽怒曰：「皆是小兒，何貴何賤！而彼衣皆新，我兒獨舊，甚不平也。」關妻曰：「此吾子。爾孫僕隸耳。吾念年齒相類，故以衣之，奈何不知公理。」鈕婆笑曰：「二子何異乎？」關妻曰：「僕隸那與好人同。」鈕婆曰：「審不同？吾請試之。」遂引封六及其孫，悉內於裙下，著地按之，封六即與萬兒無別。乃曰：「此即同矣。」關妻大懼，與司法同請，仍以二子致裙下按之，復還封六本形。關氏始另居鈕婆，陽厚待之，陰欲害之。令妻以酒醉之，司法伏戶下，以攫擊之，中腦有聲，而窺視其形，乃數尺栗木也。關氏夫妻大喜，命斧砍而焚之，鈕婆又自室中出矣。曰：「郎君何戲之酷耶？」言笑如前，殊不介意。鄆州之人知之。關不得已，將白於觀察使。已見有一白於觀察使者，即己之身形面貌也。懼而歸家中，已有一己之身形面貌者先歸矣。妻子莫能辨，又哀求鈕婆，始兩關身複合為一。自此鈕婆在關氏十數年，無敢患之者。

劉氏子妻

劉氏子者，少任俠，有膽氣。常客游楚中，交遊多惡少，鄰人王氏有女，劉求聘之，王氏不許。

後數年，仍游楚中，與舊交晝獵夜飲。一日，於郊外十餘里，見墓棺暴露。夜歸飲酒，雷雨忽作。是日王氏女暴卒於家，雷雨失屍，莫知之也。眾見雷雨才息，群戲曰：「此時能至壞塚者，當設一筵以賞其事。」劉曰：「我能之。」乃取一磚，寫列眾名，持去墓所，夜半方至。見有物踳踞棺上，劉視之，乃即王氏女之死屍也，劉舍磚於棺上，負屍而歸。眾方歡飲，聞劉有負重之聲，門開，直入燈前，則置屍於地，屍亦卓立。一座驚倒。劉曰：「此我妻也。」遂擁屍同寢。至四更，忽覺口鼻微微有氣，已漸蘇矣。問所以，乃知即是日暴疾亡者女，亦不知屍踳棺上何由也。劉遂與之洗面耀手，整釵髻。聞鄰相駭：王氏女暴卒未殮，因雷失屍。乃始告王氏，成婚焉。

大歷士人

唐大歷中，有士人獨行，到鳳凰台，望見一男子與一婦人相和而歌，聲徹雲際。婦人歌曰：

深閨閒鎖難成夢，那得同衾共繡牀。
一自與郎江上別，霜天更自覺宵長。

男子和曰：

纖阿斂照窗風起，漸覺霜寒逼玉牀。
幽恨從來無早暮，不知宵漏向人長。

又歌曰：

愁聽黃鶯喚友聲，空閨曙色夢初驚。
窗間總有花箋紙，難寄妾心字字明。

和曰：

遙知把筆怯禽聲，密語書來屢自驚。
若道花箋傳不盡，幽情含處已分明。

又歌曰：

寂靜璇閨度歲年，並頭蓮葉又如錢。
愁人獨處那堪此，安得君來獨枕眠。

和曰：

愁多四月日如年，金錯囊無買醉錢。
滿地落花愁不寐，非關明月夜遲眠。

又歌曰：

臥病匡牀香屢添，夜深猶有一絲煙。
懷君無計能成夢，更恨砧聲到枕邊。

和曰：

寒燈未滅夜愁添，輕帳垂羅薄似煙。
忘卻閨中病無寐，空教魂夢到君邊。

歌罷，其人迫而視之，乃二獸焉。一類豬而體特高，蔚有文采；一類龍而小，遍體純黃色。其人驚而走。行者問之，因語其故。共往觀之，寂然無所見。

王守一

唐貞觀初，洛城有一布衣，自稱終南山人，姓王名守一。常負一大壺賣藥，其藥神效，人皆德之。然人求其藥，而或不之與；人不求藥，而或強與之。

有柳信者，其子弱冠。忽於眉頭生一肉塊，療之不能。守一焚香，備酒脯，若祭祝者。乃於壺中探一丸藥，嚼敷肉塊。復請具樽，須臾，肉塊破，有一小蛇墮地，長半尺，五彩爛然，漸長及丈。守一將酒盡飲，叱一聲，其蛇騰起，雲霧昏暗，行一里許，即

去，不知所在。

臂龍

大江金山寺，有行者，素佻達。嘗晝寢，同袍戲之，畫一龍於其臂，狀頗逼真。行覺曰：「吾寢而臂出龍，豈非天授乎。當黥之以成其異。」乃以針刺而加墨焉。

積數月，墨色漸紫，又數月，其紋隆起，約高一黍米。每風雨之夕，此龍蜿蜒如動，一臂為之搖搖不安。行病之。他日澡於江，江水為之開豁數丈。此臂騰掉，如非己有者。行益以為神。時沒水中，見鼉鼉魚鱉，歷歷在目。一旦，自念曰：「金山盤踞江心，其下疑有根著。盍探之。」乃下投，窮至江底，見山根，大僅數抱，若一柱擎其山焉。因運臂撼之，山為搖不止，屋宇皆動。僧怖，以為地震，焚香祝三寶。食頃而定。行既登山，而竊笑之。旬日，乃為同袍說其實。同袍驚以白長老。長老曰：「此妖人也。」潛詣鎮江告官，請殺之。官謂誣妄，不為理，僧懼其為己累也，醉行而縊之。行既亡，龍亦頓逝，無靈焉。

張茂先

張茂先博學強記。嘗為建安從事，游於洞宮，途遇一人問曰：「君讀書幾何？」對曰：「往古之書，茂先盡讀之矣。」其人笑而不應。張見其人議論超然，心服歡交，隨之入大石中，則見別是天地，宮室嵯峨。一別室，陳書滿架。其人曰：「此歷代史也。」又一室，則曰「萬國志也」。室室不同，書名不一，皆世所未有者。如三墳五典、八索九丘、《禱機》、《春秋》，亦皆在焉。惟一室宇高封密，二犬守之。其人指二犬曰：「此龍也。內藏玉京、紫蔽、金真、七坡、丹書、紫字諸秘籍耳。」張心樂之，願賃住數日。其人笑曰：「君癡矣。此豈可賃地耶？」即命童送出。張訊地名，童曰：「福地也。」

張出，回首視之，但見雜草藤蘿苔蘚，周圍繞石而已，撫石徘徊，不忍速舍。良久，下拜而去。隨著《博物志》，多瑯中所得。帝使削去，惜哉。

王布女

永貞年，（東市）百姓王布知書，藏鏹千萬。生女年十四，豔麗聰明，非凡人比。而兩鼻孔垂寸許息肉，如皂莢子，根如麻線，觸之痛入心髓。布為之求醫，不治。偶有乞食梵僧求治，布許之。僧以白色藥吹鼻，摘息肉而珍藏之，鼻仍無恙，略出黃水而已。僧不受謝，行疾如飛。

少頃，一美少年叩門曰：「有胡僧來否？」布白之。少年不悅曰：「我因馬小，竟後此僧矣。」布問之，曰：「上帝失樂神二人，藏於君家女鼻中。我奉帝命來取，不意僧先取之。吾當獲譴矣。」布方作禮，舉首而失。

海賈

大觀中，廣南有海賈，舟落一所。舟中有一老於海者曰：「此海外怪洋也。我曾至此，百怪出沒，幾喪其命。今已矣夫！」至暮，天水皆黃濁。忽一山峙水，山巔崩，巨聲振厲，激水高丈餘。黑雲互山橫起，雲中兩朱塔，隱隱有光。老者趨移舟曰：「是龍怪也。」令眾持弓矢滿引，鳴鈺鼓，齊噪而行。一巨人長丈餘，出水面，持金剛杵來。眾齊聲誦觀音，投經文，乃沒。老者曰：「此不宜夜泊，盍入怪港。」指示篙師，水迅急，轉盼即到，磴泊港心。風止月明。老者命搏飯數百枚，或問其故，老者不應。忽大舟然來，擲飯與之，且唾且罵。彼人爭奪而食。少頃舟益多，或出或沒。擲飯如前，約四更始散。老者曰：「是皆覆舟鬼也，月中無影。常視舟行求食者。」將曉，張帆前進，忽覺水氣腥穢，大鱗千百出沒波間。將舟浮至高岸，隆然如山，多荆棘。少壯數人登之以問途。行四五里，見長城橫互，不知所極，高百尺。到一門，兩巨人坐門下，各持眾髻，掛於大木杪。入門，攜火盆出，取一人炙焦黑，分食之。旋攜盆入。眾乘其入也。悉斷髮，沿水疾走。老者亦不之識也。適幸風便，猶數月到家。

[返回 >> 豔異編續集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